

P T A O L I N G M E N G



香港
—
钟晓阳

花城出版社



飄 零 夢

内 容 提 要

钟晓阳是才华横溢的香港女作家，她年轻而有大家风度，作品写情细腻，文字风格清丽引人。本书收入她的中篇新作《唤真真》及其长篇力作《停车暂借问》。

《唤真真》写的是一段惘然的友爱与情谊。美丽聪颖的银欢与杜良作是青梅竹马的邻居。杜良作从小喜欢画画，银欢也经常当他的模特儿，慢慢地银欢却与一些行为不端的少男来往，不久便因失身怀孕被母亲赶出家门。多年后，杜良作以银欢为模特的画获得大奖，与此同时他却目睹银欢坠楼自杀！有感于人世间的丑恶，主人公热切地呼唤真、善、美！

《停车暂借问》以抗战时期的东北和香港为背景，叙述女主人公一生的爱情悲剧。少女赵宁静与一男子千重一见钟情，遂即坠入爱河，但随后才发觉他是一个日本军官！无望的热恋随着日军投降、千重归国而结束。后来，宁静的表哥爽然走进了她的生活，两人逐渐产生了铭心刻骨的爱。无奈爽然自小已订婚，双方的家庭也坚决反对，宁静在绝望中被迫离婚，并随夫迁港，一直在无爱的生活中苦苦挣扎。许多年后，宁静在香港街头邂逅依然独身的爽然，爱的曙光再度光临，宁静不顾一切地投向爽然怀抱。为了获取永远的幸福，宁静瞒着爽然与丈夫离婚，满怀希冀回到爱巢时，却发现人去楼空，惟有一纸信笺——爽然为了不扰乱宁静的生活，抱病赴美，永不归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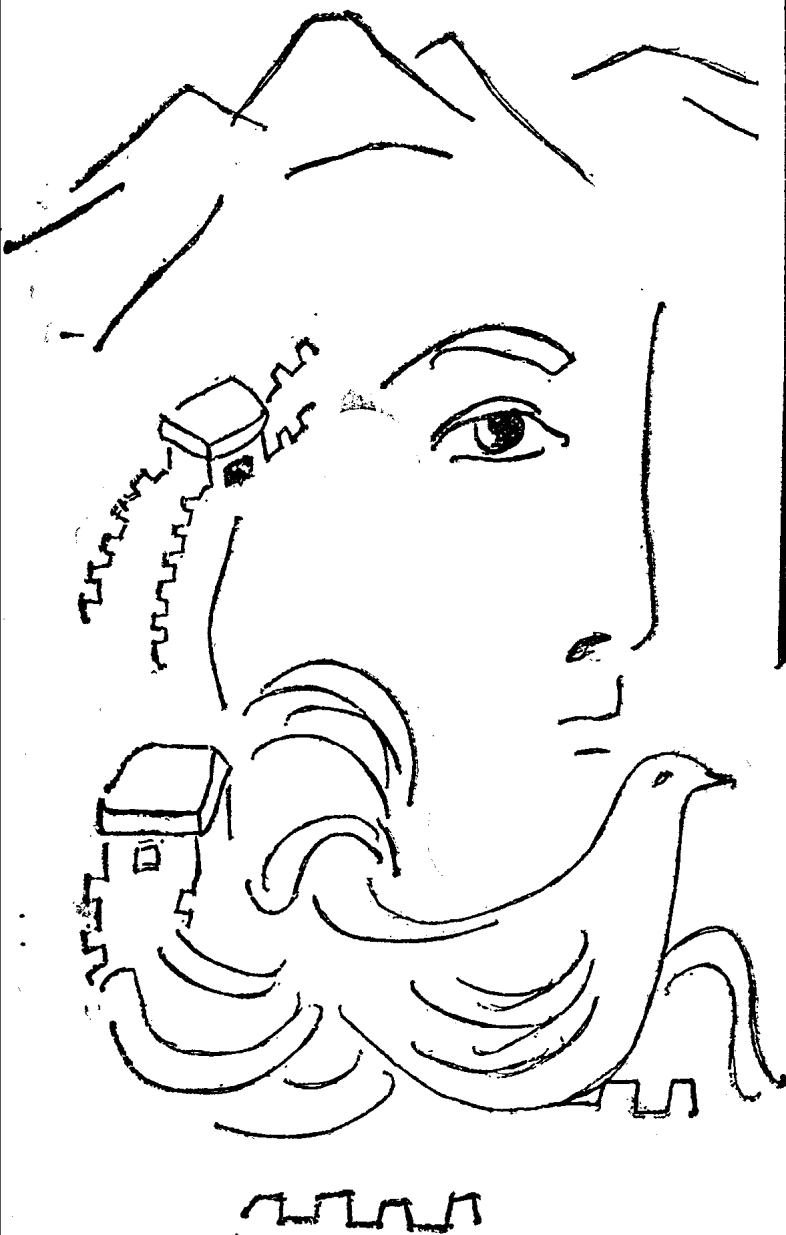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停车暂借问

- 第一部：妾住长城外 1
第二部：停车暂借问 47
第三部：却遗枕函泪 155

唤真真 191

第一部 妾住长城外



“奴是那二八满洲姑娘，三月里春日雪正溶，迎春花儿花开时……。亲爱的郎君你等着吧！……”

满洲国奉天城里有一条福康街，福康街上有一座四合大院。这宅院门前是两棵大槐树，槐叶密密轻轻庇荫着两扇狮头铜环红漆大门。门内两旁是耳房。从大门起，一条碎石子径穿过天井迤迤到正厅。天井花木扶疏，隐隐一带回廊透出兴趣无限，东西两侧分别是左右厢房。

而歌声是从左厢房里袅袅传出，十分闺阁秀气，委委弱弱的一丝儿，像绣花针曳着绒线在园中刺绣，却又随时要断。

房门“呀”一声开了，赵宁静一手卷玩着发辮梢，一手拨开珠帘跨出来，恰见乳母江妈在打扫偏厅，手里一把鸡毛掸子孜孜拂着桌椅，虽不见得有什么尘，可还是让人觉得尘埃纷飞。

“江妈早！”宁静笑嘻嘻的招呼道。

江妈亦道了早，说：“我给你端稀饭去。”

“江妈别，我到外面吃去。”

对过的房里传来几声浊重的咳嗽，和“咯啦吐”一口痰，能想像到那口痰挞一下落在痰盂里的重量。

宁静凑前问：“妈昨晚怎样了？”

江妈道：“今早过来喘得什么的，敲门不应，咱也不敢进去。”

宁静明知是怕传染，不好揭破，又问：“永庆嫂呢？”

“昨晚服侍太太一晚上，现在床上歪着呢！”

宁静欲要进房，看天色尚早，母亲一夜不曾熟睡，此刻进去恐不相宜，便闷闷的出了庭院。这时春阳烂漫，照在一草一木上寸寸皆是光阴，有时时有去意，要在花叶上滑下来的样子。园中的茉莉、牵牛、芍药、牡丹、夹竹桃、石榴、凤仙……要开的已经开了，要谢的还没有到谢的时候，放眼望去腾红酣绿，不似斗丽，倒是争宠。她走到碎石子径上，细细碎碎尽是裂帛声。院后洋井叽啦叽啦响，有点破落户的凄凄切切，胡弦嘎嘎。一回头原来是吴奎在引水浇花。

她跨过门槛，一脚踩在整片槐花上，才知两树槐花早已开得满天淡黄如雾起，而那香气是看得见，闻不到的。拐出弄口，一牖牖都是里黄外黑的窗帘，把春天的脸拉得老长，那是为怕夜里暴露目标而设的。到了小河沿前的一列小吃摊，她买了一个热腾腾的煎饼果子，慢慢走着吃。刚进小河沿，听得有人“小静、小静”的唤，却是张尔珍急步趋近，远远的便问：“喀哪喀儿？”

“蹦蹦蹦蹦。”宁静说。

这张尔珍是赵家第三代佃户张贵元的女儿，到城里念书，与宁静同一所中学，年纪比宁静小，所以仍不曾毕业，人长得胖乎乎的，比宁静更大姐样儿。

“不用上学吗？”

“还早呢！”

两人并肩行在一行柳树下，柳树深深的地方似有鸟雀啾啾，春意愈发浓了。

“你知不知道，周蔷怀了孩子了。”张尔珍道。

“是吗？”周蔷是她同期同学，只念两年，跟一个家里经营面馆的朝鲜男孩要好起来，随即退学结婚，家人也反对不来。“怎么我上次去也没听说？”

“还是我昨儿下午上她家串门子才知道的，这两天的事罢了！”

宁静吃毕煎饼果子，舔舔油腻的手指头道：“赶明儿俺们一道贺贺她去。”

踱到湖边，湖水浸绿凝碧，映着天光一派清晓如茵。宁静把手绢儿在水里濯一濯，扭干了擦手。

张尔珍靠在一根树干上道：“你说周蔷为什么嫁根高丽棒子呢？没的白惹人闲话。”

“有啥什么的，高丽棒子不也一样？不见得短了眼睛歪了嘴的，值得你们这般口舌。”

“哎，可别拉扯上我，我跟周蔷最要好的了。”

宁静抿嘴一笑，低头不语。两人又绕到小吃摊，各买一包绿豆丸子，路上戳着吃。谈话间，张尔珍一声“了不得”，

猛的拉着宁静往另一方向走。

宁静不解道：“咋的啦！”

只见几个穿草黄军服扛着枪刺的关东军打不远处走过。

她嗤笑道：“哟！我道是啥事儿呢！左右还不是人？就骇得你这副嘴脸啊！亏得你五大三粗的，原来胆子还不够我一根手指头儿大！”

“你少贫嘴！”张尔珍鼓起两泡腮道：“我看见‘什么’人就恶心的上。”她们惯常触到“日本”这两个字都用“什么”代替，以防隔墙有耳。

“这不可假，圆咕噜咚又一个，圆咕噜咚又一个，矮爬爬扁塌塌的，走道儿臃得臃的，眼睛小不丁点儿的……”宁静边比边说，说说自己笑起来。

张尔珍急道：“喂，小静，你说话别没大没小，没时没候的，当心让人逮着。”

“我可没那么窝囊……”

蓦的一阵“呜呜呜”的警报声掩住她的话，像一堆沙埋住一只蚁。四面八方是撼人的“呜呜呜”，仿佛无数黄蜂在人们脑后追着嗡着催着。

张尔珍吓得整包绿豆丸子扔了，挽着宁静撒腿就跑。只见满街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尽都拼命朝最近的防空洞奔去，有女人找孩子的，有老的携幼的，有小的喊妈的，全都抱命而逃，一面吆喝着：“快跑呀！”“空袭了！”乱得简直鸡飞狗走，人就贱得鸡狗一般。这一切给宁静一种幽明之感，仿佛灵体两分，躯壳在那周围叫着跑着，自己在阴间听着阳界

的声音、熙攘；不防后面一个人搁她肩旁擦过，冲力太猛，她脚下一个不稳攒倒了，跌个虾蟆爬，手里的绿豆丸子泻得满地骨碌骨碌滚。那人又趑回来帮着张尔珍扶她，也来不及道歉，三人一同往防空洞跑。

防空洞三面泥墙，战壕似的挖成一长条，洞顶略比人高一二尺，这个比较小，所以格外挤，呼吸喷着呼吸，脸对着脸，一张张木木的脸，好像忽然回到石器时代，因为不知道那时候人的表情，也就作不出来，彼此更不适应。眼睛是两口深井，有点儿水，但多年不用，浮着苔绿，并逐渐干涸。

外面上空的侦察机嗡嗡嗡的盘旋着，苍蝇挨食的嗡嗡嗡。有的人只管往上翻白眼，似乎能穿破洞顶看见蔚蓝的天空，同时恐惧得咽着口涎，生怕炸弹正好掉在自己头上。洞内渐渐起了骚动，有换姿势的，低声诅咒的；站在宁静隔壁的累得一蹲蹲在墙脚根，扯出毛巾拭汗。那时候男人作兴把毛巾挂在腰带上，一直垂到臀部，套上衬衫漏出那么一小截方块儿，几根流苏，很有些泄露天机的意味。宁静也想靠靠，不料才一动，膝头辣辣的痛起来，方记起让人碰一跤那回事，随即想起那个穿白衣草绿裤的人来，是个青年人，不知给挤到哪儿去了。许是长年与日本人接触所培养出来的直觉，她猜他是日本人。可是他有一双大眼睛，黑森森，幽磷磷的，打她脸上一闪而逝。

她不知道此刻正有这么一双眼睛瞅着她，黑森森，幽磷磷的，瞅着她的乌油油的麻花大辫，单单一一条，斜搭胸前，像一匹正在歇息吃草的的马的尾巴，松松的，闲闲的。一字眉是楷书—

捺，颜真卿体。两颗单眼皮清水杏仁眼，剪开是秋波，缝上是重重帘幕。鼻梁骨稍稍凸出，有一种倔绝的美。脸型却是柔和的，小小坠坠的下颏，仿佛一双火候极到极肉头的蒸饺。她着一件元宝领一字襟半袖白布衫，系黑布直裙，白袜套，黑布锅巴底鞋，素净似一幅水墨画，眼是水，眉是山；衣是水，裙是山，叫人单纯得不想别的，单想东北一家大姑娘，养在深闺人未识，天生丽质难自弃……

约有两顿饭光景，警报便以一种低沉龙钟的腔调响起，各人舒一口气，陆续步出防空洞，做各人的事去了。宁静一出洞口，那年青人迎上前，鞠躬道：“小姐，对不起，才刚儿把你撞跌了。”

他是日本人！他是日本人！她想。

这当儿张尔珍才出来，几步外等她。

“没事儿。”她笑道。

“真的没事儿。”她见青年人不放心，强调一句，便离开他与张尔珍一道走了。走走把大辫子甩到背后。头一偏，那么一甩，很挑衅的。

家里还有一点儿劫后余悸的气氛，想是才躲过警报的关系，她家的防空洞就在后院挖的。宁静遥遥望见正厅里姨奶奶在喝茶，一口一口呷着，旁边二黑子给她扇扇子，其实天气根本不热，约是受惊的缘故。宁静原想直接回房里去，但既然看见了，不好就走，只得上正厅喊声“阿姨”。

姨奶奶微微笑了笑：“你倒早，才刚儿躲警报我还张罗

找你呢！”

宁静胡乱做个表情算是答复，在红木镶大理石圆桌边坐了。姨奶奶又搭讪两句闲话，宁静始终是淡淡的。不一会儿，江妈端早饭来。一碗稀饭，一碟白果（鸡蛋），一碟西红柿，一碟腌咸菜，白红绿的，看上去清凉悦目。要给宁静加碗筷时，宁静推说不必，问姨奶奶道：“爸爸呢？”

姨奶奶亦不知，问二黑子，二黑子道：“老爷一早提着鸟笼到西门帘儿去了。”

“唉！反正也是成天绕哪儿跑，家里啥地方不周到了？”姨奶奶这么唠叨着，低头嗤溜嗤溜的喝粥。

宁静注意到那“也是”，分明包括她在内，很不服气的道：“呆着也是呆着，我又不是三寸金莲不出闺门，坐多了，老得快。”

姨奶奶唐玉芝来自守旧的家庭，缠过脚，虽然放了，仍旧不大点儿。她罩一袭宝蓝绣字福绸旗袍，一个个“寿”字困在一框框圆圈里，整个的也是一轴裱得直挺的仿古百寿图。她的整张脸也是一个“寿”字，长而复杂，充满横纹，有些本质上的喜气，可惜过时了，变成滑稽。

厅里只有玉芝唏唏嘘嗦的喝粥声，像有人在墙上凿个洞吸着这厅里的空气。宁静本想回房，但此刻离去，倒仿佛跟玉芝赌气似的，便多坐一会儿，把辫子挪到前面来卷着撩着，红头绳上有岔出去的绒须须，便把她们捻成一股股的。

玉芝耐心的挑咸菜叶吃，鼻翅已沁出点点汗珠。宁静不由得想起母亲汗盛，这么一碗稀饭，够叫她汗水淋漓的了。

以前跟爷爷一块住，一顿饭只敢吃半饱，怕饱足了满头大汗的失礼于人，不似姨奶奶不过珍珠般的一小串，是白牡丹上的滚滚肥露，福禄无疆。

玉芝搁下碗筷，用手绢儿揩揩汗，接过二黑子的扇子自己扇。忽然想起什么，浮眼皮瞌睡似的颤颤危危，上下把宁静打量一过，来者不善的笑道：“小静今年十八岁了吧！”

宁静见问得奇，蹙眉道：“噎的啦？”

“不小了嘛！是大姑娘了！”玉芝干笑着说，小动作的摇扇，不起风的。

“小是不小了，没有你大就是了。”她虽出口狡猾，心里可有点儿紧张。忘形的一味捻着绒须须，用劲一猛，竟把绳结抽解了，忙用手捏紧辮梢，正好借故回房梳头。多半女孩子到了十六七八，对某些问题总特别敏感，容易产生联想，甚至幻想。

宁静梳好头，即到母亲处。母亲房里终年是桑榆晚景的凄恻，傍晚残阳落在檐前，是回光返照。老佣永庆嫂朝夕在此照料，一切干净，倒像在与死者沐浴更衣。

她进去时母亲醒着，呆呆的半躺在床上，见她进来，似乎十分高兴，拍拍炕沿喊她坐。

她看见一排窗户闭得严严的，便过去开窗，一面道：“怎么永庆嫂也不开窗，多闷的上！”

“我叫她甬开的，害怕着凉。”

宁静坐到母亲炕边，膝头倒又痛起来，才想起回来这么久还没有察看过。

母亲枕边搁一个小铁罐，让她吐痰方便的，此刻罐底胶着两口痰，带点儿血丝，像她的黄铜色的脸。宁静不由得一阵心酸。

“小静你说我这病能好吗？”母亲隔些时日总要问的。

“能好的，好好养息，怎不能好呢？”

母亲长长叹息一声道：“好不了啰！”

宁静正感到窘，一股药味推门而进，是永庆嫂捧药来了，放在通风处凉快。见到宁静，就唧唧啾啾叨咕早上的事，三奶奶怎么不愿起来躲警报，怎么要她自己走，她怎么放不下，只得拉上帘子守在屋里，还没炸呢倒差点儿给吓死了……

一阵过堂风，把一边没钩牢的帐幔子吹落了，大红缎的帐幔荡到宁静面前，母亲的脸色深深嵌在幔影里，头发乱披着，颧骨高高的，如骆驼峰。朝她笑时竟含着慈悲安详，像远远云端的一尊佛，很远很远的。

“妈，我给您篦头。”她说。

随即把篦子絮上棉花，脱了鞋，就爬到床上紧靠墙那边，兴致很好的替母亲篦着。因是跪坐的姿势，膝头的痛又在作祟。

母亲终日缠绵病榻，绝少出门，因此篦子上的棉花不怎么见黑，只是头发又干又脆，一篦下去掉得满床都是。宁静马上收了手劲儿，仅让篦子在母亲发上轻轻滑，轻轻滑。

“你以后没事儿就别常来吧！”母亲道。

“我不怕传染。”

母亲不再言语，幽幽叹一口气。

李茵蓉嫁到赵家也有三十年了。当初凭了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一肩花轿把她从李家铺子抬到三家子，从此是生作赵家妇，死作赵家鬼了。可是赵云涛受的是洋教育，崇尚自由恋爱。加上李茵蓉愣愣板板，无一点少女娇媚之处，赵云涛更为不喜，新媳妇过门不久，便远赴上海复旦大学攻读了。夫妻一别十二年，待赵云涛回来，李茵蓉已三十冒头，这才有了宁静。多年后，赵云涛在外面养了小公馆，多了一个家，经常彻夜不归。三年前茵蓉得了肺病，云涛嫌病人琐务繁多，抓住机会，叫茵蓉搬到西厢，然后把玉芝接回来当姨奶奶，还带着八岁的小儿子赵言善。理由是病人不宜劳神，暂由玉芝当家。可是当家权一旦落入他人手，又哪里能追得回来呢？玉芝既入了赵家门，又哪里能再走出去呢？茵蓉生性容忍，懒得争这闲气，干脆退隐起来。

比起家底，玉芝自是及不上茵蓉是大户人家出身，可是她跟一般姨奶奶一样，多上两分姿色伶俐。当初委曲求全，也是盼这么一天，踏入赵家门，就什么都好办了。天下姨奶奶，哪个不是看钱财份上的？不过现在她倒不急；茵蓉看来命不长久，宁静迟早得出嫁，况且——三千宠爱在一身。

茵蓉倒并不恨，就是怨，也只怨自己命薄而已。从嫁到赵家第一天起，她就立定主意守它一辈子的。如今只有宁静给她作伴儿，两人相对有时也无话可说，她会讲些童年的生活，私塾念书的情形，教宁静几首诗词，让宁静唱歌她听，唱去了年轻，唱来了苍老。日子似尽还续。

今天是宁静相亲的日子。

宁静相亲，是姨奶奶暗中插咕的，托娘家人保的媒。虽说不急，有宁静这口舌利巧，不买她账的在，终是碍事。早先把宁静打发走了，也好一劳永逸。

宁静肚里雪亮，可还是开开心心装扮起来。遇上合适的，她未尝不想嫁。这个家她是待够了，除了母亲，没有什么可眷恋的。然而怎么样方是合适呢？英俊？有钱？她一面换衣服一面胡乱想着，穿的是一件桃色碎花对开短衫，仍旧系黑直裙。外面风动树梢，宁静搯起窗户，低低哼着歌，对镜编辫子，心里还是乱乱的，手势不稳头发松了，只得重新再来，偏偏赵言善在窗外鬼头鬼脑的往里张望，她迎上前，小善兴奋的道：“姐，锁柱子家的梨花开了，喊我们去瞧，可以砍一枝回来呢！”

虽则同父异母，两姊妹却处得不错。他知道她顶爱梨花。她盘算着，客人晌午才来，可以玩一早上，念头一动，不禁玩心大起，收拾收拾，便急急忙忙走了。

晌午时分，客人如约到来，赵云涛陪他客厅里聊天。玉芝急得只是搓手在一旁团团转，红漆大门依然久久无动静。

终于，大门处进来一株白梨花，就像桃花那样一大株，阳光下飞飞泛泛，仿佛一棵火树银花在那儿斥斥错错烧着。愈烧愈盛，愈烧愈近，葱绿叶中透点桃红，是宁静的花衬衫，也在斥斥错错烧着。到了半路，梨花移到小善肩上，宁静两颊红赭赭的碎步过来，仿佛梨花还没有烧完，还在她腮

上灼灼的烧。

玉芝因笑道：“哎哟！小静哪儿去了，‘筋’早来了，等你老半天，来来！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是郭恒先生……哪，这是俺们小静。”

宁静利利瞪她一眼，不作声，转即看那郭恒。是副朴素老实相，听说家里开当铺的，他帮着，没读过什么书，有两个钱儿就是了。二十好几了吧，宁静想。

她打对面坐了，赵云涛宠宠的问：“干啥去了，玩得乌里嘛叉的回来？”

“看梨花嘛！原先打量着早回来，锁柱子妈又弄馄饨俺们吃，不吃馋的上。”赵云涛哈哈笑起来，宁静也笑了。

保媒的大娘笑道：“姑娘装袋烟吧！”

玉芝也帮腔：“是呀！装袋烟吧！意思意思。”

宁静撅着嘴不肯，与她父亲说。她知道父亲新派，不讲究这些老套旧俗。

赵云涛果然拍拍她道：“好，好，免了吧！免了吧！”他不知道怎么看得上这姓郭的。

玉芝碰了一个钉子，有点不甘，又撵撮两人出去吃顿饭。宁静倒爽快，站起来就走。下馆子自然男的请客，她就敲他一杠。

两人逛着最旺的中街，宁静习惯的把辫子卷着玩，循着方砖子走，一步踩一格，一步踩一格。

郭恒长得高，高得过分，以至肩胛向前伛着。脚长长的，怎么慢还在宁静前头。